

旧影换新光 (小小说)

□ 数学学院 梁天雨

当,只是家在遥远的广东,恳请祖父成全这段姻缘。沈老爷子久久凝视着眼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孙女,良久,长叹一声:“罢了,广东,广东,也是个不错的去处。你的嫁妆我早已备好,往后出门在外,万事都要小心谨慎。”

“好的爷爷,你也要好好保重。”

在法租界,沈安与同志接上了头。同志主动和她打了招呼:“初次见面,我叫张定安。”

“你好,我叫沈安,咱们一块去照张照片吧?”

“算了,本来我们就是搭档,没必要再花时间去干非必要的事情。”

“可咱们不是‘夫妻’吗,没点证据怎么行呢?”

“……好。”

起初,两人因理念和习惯不同,在生活中摩擦不断。一次街头联络,张定安因沈安一句下意识的方言差点暴露身份,两人因此大吵一架。但在一次共同执行危险任务时,沈安为保护张定安,手臂被敌人划伤。看着沈安忍痛还坚持完成任务的模样,张定安心中的坚冰开始融化。

时光悠悠,如平静湖面泛起的涟漪,悄然流逝。在这段时间里,两人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念,在风雨中砥砺前行、从未退缩,关系也因此不断拉近,从开始的相互欣赏,到后来的暗生情愫,一切都是那么水到渠成。

然而,危险就如同隐藏在黑暗深处的猎手,悄无声息地逼近。几个月前,组织内部就发现一些异常,重要会议内容莫名泄露,成员行动也开始受到监视。组织紧急展开调查,却一无所获。直到张定安在一次外出时,发现街边有个可疑的身影一闪而过,那人的身形和走路姿态,让他莫名不安。他开始暗中留意,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似乎都指向一个曾经亲密无间的同志。

那是一个看似寻常的日子,街头巷尾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张定安如往常一样外出执行任务,他敏锐的直觉告诉他,有几道不寻常的目光如影随形,始终在他身上徘徊。他不动声色,佯装不知,在错综复杂的街道中巧妙穿梭,如同一只敏捷的猎豹,利用街角的建筑和往来的行人作掩护,成功地甩开了跟踪者。但他的神色变得凝重而严肃,因为他心中明白,敌人已经开始对他们产生怀疑,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回到家中,张定安和沈安迅速关上房门,屋内的气氛凝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我们必须尽快转移重要情报,绝不能让它落入敌人手中。”张定安的声音低沉而坚定,目光中透露出警惕与决绝。

沈安坚定地点点头,眼神中闪烁着无畏的光芒:“我来联系上线,你负责规划转移路线。”

两人分工明确,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斗就此拉开帷幕。

转移情报的那天,天空阴云密布,仿佛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危险。他们小心翼翼地前行,每一步都充满了警惕。然而,命运似乎总爱弄人,在一个狭窄的巷子口,敌人如鬼魅般突然出现,将他们的退路封得严严实实。张定安迅速拔出手枪,毫不犹豫地与敌人展开激烈交火,子弹呼啸而过,火光四溅,照亮了黑暗的巷子。沈安则紧紧护着装有情报的文件包,在枪林弹雨中四处寻找着突围的机会,她的脚步坚定而有力,每一步都踏在生死边缘。

一番激战过后,两人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擒获。那个叛徒站在一旁,眼神闪烁,不敢直视他们愤怒又失望的目光。张定安和沈安被押解着,经历了无数次严刑拷打,浑身的皮肉绽开,如奇异而惨烈的花朵,但他们仍然紧咬牙关,一个字也没有吐露,坚守着心中的信仰。

就这样,一直到了刑行的前一天,法官冷漠地问他们还有什么遗愿。

“再拍一张照吧。”两人对视一眼,异口同声地说道。

大雪纷纷扬扬,一对眷侣此刻眼中唯有彼此,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定格下这份永恒的爱恋。

繁花 (小小说)

□ 计算机学院 安俊萌

究竟是怎么样的土壤,才能催生出这般的繁花?

天幕上人造的夕阳开始缓缓落下,地底的这座新河南城又将度过一个地球日,破破烂烂的大街上到处是饥肠辘辘的野狗,和比野狗还灵的黑帮马仔——他们几个身上的文身应该是城东的帮派,来这里干什么?疑惑像是跳蚤一样爬在了我的头皮上。但我已经没时间驱赶它了,太阳下山以后全城都要戒严,而我连塞牙缝的钱还没弄到,更别提家里还有个得了数据坏疽的老妈需要钱治病。这种病在我们这儿很常见,太多人因为太久没更新机械义体,只能选择卧床不起。

“16.0版本更新,我们优化了系统逻辑,同时我们将不再对9.6以下版本的用户提供服务。”大公司发了一则公告,就有数不清的穷人变成废人。谁都知道这病好治,只要一口气把义体更新到最新版本就搞定了。但是谁都知道,新河南城的人们没钱治。我们只是三等公民。

“那边的,你过来,我记得你——惠济区的新人,老妈前段时间长病那个是吧?你是不是没帮派?要活干不?”蹲在马路边上的马仔伸手招呼我过来。他留着黄色的巴西爆炸头,一张嘴就露出一口烂牙。我朝他的方向走去,那股属于街头的的气味开始往我的天灵盖上窜——机油和汗臭还有劣质香烟发酵而成的味道。

“多少钱?”日光正一点点消逝,我开始祈祷他能说出一个让我眼前一亮的数字,至少我要先想办法挣出今天的馒头钱。

“到手二十万,咱俩对半分,咋样?”他挑了挑眉毛,抬头纹深得像是条山沟沟。

二十万!就算是对半分完也有整整十万块,足够给我妈换最好的软件和系统。

“你真真?”我装若无其事,但越来越急促的喘气暴露了我的渴望。

“当真,你要是答应,今天管账的就能给你打钱过去,凤凰会不干砸自己招牌的事儿。但是——别动歪心思,新河南城的聪明人不少,不差你一个;我在惠济区有点人脉,不声不响地弄掉你反正是足够了。”他掀开胸前的衣服,露出一只蜷缩着的凤凰文身——错不了,城东第一帮派的招牌。

“嗯。”我不再作声,跟在黄毛的屁股后面,这活我必须得接,十万块不够买一条人命——除非他是新河南人。

交货的地方选得很偏僻,是家一年到头客流量没几十个的饭馆子,我跟着黄毛进门,选了个角落,然后缩进沙发里,屋子里面是锈蚀的老铁板搭成的洞天,乱糟糟的人声,无休无止的宰段子和脏兮兮的吧台,脚下是从开店以来就没拖过的黏糊糊的地板。一瞬间我以为自己回到了新河南的土屋,但若有若无的霓虹灯还在倔强地维护着长江三角洲的尊严。我有些饿,想给自己弄点吃的,却被黄毛一把推回了原位,他嘲弄地看着我,然后笑嘻嘻地说:“这叫酒吧,不卖吃的,只卖酒;咱俩喝不起的那种。”

我们两个人默契地保持着沉默,黄毛怕耽误正事,我不敢开口,生怕招来更多的笑话。我开始肆意幻想,究竟是怎样的货物,才值得我和黄毛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新江苏来取?是毒品还是军火?

很快,我们的接头人到了,他年纪不大,至少还没大到岁月在他脸上刻出褶子;他穿着得体又干净的衬衫和牛仔裤,背着时髦的双肩背包,拿着一杯加冰的果汁啤酒坐在吧台跟前。在这个脏乱的酒吧里像是蛋糕上仅剩的一根蜡烛一样引人注目。但是当那些满身汗臭味的汉子们发现他并没有请大家喝一杯的雅兴之后,就飞快地收回了对他的一点兴趣。

夜色渐浓,当屋里仅剩的几个伙计的眼皮子也开始打架的时候,他悄无声息地凑了上来,书包被轻轻一甩,就变成断了线的风筝。他上下打量了我们一圈,甫一开口,酒气就喷薄而出,“东西拿着就行,但是让凤凰会的大佬们记得,人的命数是没法雇用的。”他丢下这句话,在袅袅升起的烟雾里隐去。

于是我又忍不住肆意猜想,究竟是怎样的货物,才值得我和黄毛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新江苏来?

过了一阵子后,黄毛才对我吐露实情,那天我冒死走私的不是军火也不是毒品,而是整整一箱书籍:《全球通史》《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古文观止》《理想国》……

也许,这一页页的白纸黑字,是比那些违禁品更加珍贵的东西。

自从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再一次传入了黄土滚烫的大地,一次又一次发生了变革,新的浪潮悄然而至。我则在不经意间成了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也许有一天,这些文字能够让新河南人不再自甘为三等公民,能让漫天的黄土里也开出繁花。

春寒料峭,玉兰耐着冬的余韵撑起了自己的花朵,让那一抹鲜艳装点了这一黯然寂静的校园。

我也不清楚究竟是哪一天晚上,春偷偷唤醒了在这秃秃老树上沉睡的花儿。月光爬上了花梢,风摇曳着枝头头随着春天的孩子不吵不闹,带着林叶沙沙作响,回荡在这个平凡而伟大的晚上。待到醒来的某个早上,我们如往常一样走在路上,会忽地发现春天已经款款而来。

粉白的落樱缅怀着春雪,洗礼了这片诗旅之地,也装饰着青涩青春的梦,清凉且酸甜;金黄的玉兰静矗立在行道上,偷听着来往同学的私语,扬起的枝梢拽着人们不放,含蓄而热烈;淡紫的紫藤悄悄驻扎在街边旁,陪伴着一个个早出晚归的身影和孤独的人儿,正如它的花语一样,思念与等待……墨水河静淌,柳树垂下的

一层灰罢了。天只要一开暖,这柳,就要开始显现它自己的颜色。前天晚上的那点雨水,正对它们的胃口。

再往里边走,就是田,就是地,就是灰黄的土块——可惜见不到野菜。要是雨水之后,野菜就能开始往外冒。雨水当天最好别下雨,

道这片地多么肥,要是连野菜都供不起的话,那麦子更供不起。

在我看来,倒是没有那么玄乎,我就知道这个野菜就是雨水的那个星期开始挖。去地头,田埂里,拿着一柄手指长的,像小镰刀那样的刀子去割野菜。这个时候我知道的只有

兽,只剩下坚韧的初花拼着命绽放,无名的野草春风吹又生,偶尔泛起的风带过林海,在夕阳下簌簌作响。她不是人们眼中那样生机勃勃、万物争鸣的春天,也不是乡野小道“过雨看春色,随山到水源”古人笔下的自然,她是独属这片校园的,有着“林下漏月光,疏疏如残雪”的那种静谧与含蓄,也

有着生命那种舞风眼雨不知休的顽强的春天。

这就是我眼中独属于科大的春天。在某个早晨你忽地发觉校园里春风轻柳絮,人面桃花暖,摄影“咔嚓”的声音又不知不觉地回归了。季节不那么守时却又循序渐进,如果春天有个性,那一定是俏皮、喜爱藏匿的。因为在漫长的寒冬之后,有些人等不到下一个春天,有些人依旧困于寒冷中动弹不得,但是冬天总要为春天作序,在某个清晨我们终会迎来自己的春天,眼中多出的希冀就是她为我们开出的花与月。

藏眼里的春

□ 储能学院 谢添其

挖出来之后,中间的部分会微微弹起来,像是供奉用的那种苜蓿座那样。有些和荠菜长得特别像的,挖出来也不浪费,带回去喂鸡。苦菜是这个时候长得最大的,还有锯齿状的叶子。婆婆丁,就是蒲公英,是最好认的野菜。九点从家里走,带个小篮子,带个小方便袋,十一点回来,就能挖到不少野菜,正好赶上饭点,中午就可以让我姥姥做蒸荠菜蛋子,苦菜婆婆丁蘸大酱卷煎饼。

正好雨水过后一天下雨,要是真按照老一辈的说法,今年收成应该不错。我心心念念的野菜也长得都不错,可惜我没能等到野菜再长出来就离开了我的村子。村子里的野菜不知道还会有小孩来挖。来挖野菜的小孩不是也正十三,是不是也会吃荠菜蛋子,用苦菜蘸大酱卷煎饼,是不是也会写这样一些文字。

我想,这些都有可能,在同样的一个村庄,微微的雨带来微微的春天,用微微的春寒组成一个微微的孩儿的一个微微的童年。

微雨与微春

□ 土建学院 吕廷政

否则麦子收成不好;雨水之后五天内不下雨也不好,否则地里没有地气儿。这是老一辈种地的说法。地里有地气儿,野菜才能顺着地缝,乘着地气儿钻出来,第一茬野菜也就最嫩,最养人。看一块野地能冒多少野菜,就知道

荠菜、苦菜子、婆婆丁这几种植物可以挖,嫩荠菜的叶子带一点点的粉或红,根是红的,像菠菜那样。拿着小刀轻轻插进根附近的土里,找到根之后手腕一翻,小镰刀就转了一圈,割下荠菜来了,根还埋在土里,真正的荠菜这样



材料学院 姜旭/摄



离退休工作处 李守春摄

